

生命，结束时会重新开始

——写在“南京市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日”设立第九年之际

2026年，是“南京市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日”设立的第九年。时至仲春，又逢清明，在这一天，人们追忆捐献遗体器官的逝者，也呼唤对这项事业予以更多理解与支持。

2015年，全国最大的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林在南京市西天寺墓园建成。2018年，南京市政府将3月31日定为“捐献者日”，捐献志愿者被亲切称为“捐友”。此后，每近清明，西天寺墓园总有一场关于生命与铭记的聚会。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张岑晏
记者 闫春旭



清明前，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林活动现场



今年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主题旗帜 张岑晏 摄

生命长度的计量单位，不该是时间

家住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街道的汤小霞今年78岁，她不会忘记1993年1月，她那时确诊了结肠癌。医生说，那有可能是她的最后一个冬天。

短短一个月里，汤小霞看诊花光了积蓄，患病也让她丢掉了工作。在被下定义的半年“倒计时”里，汤小霞四处求医，寻找生的可能。她坚持认为，活下去，抑或因病死去，她生命的终点都不应在此。2017年，汤小霞正式成为“捐友”。她虽然没有找到癌症的医学解法，但是遗体器官捐献给了她另一种答案。

今年的春天，是1993年后的第33个春天，汤小霞的丈夫离世了。受她的影响，丈夫在生前也签订了遗体器官捐献协议。据汤小霞回忆，丈夫去世的那一天，医生按例检查完遗体后跟她说，她丈夫的角膜很好，能起大作用。过了没多久，她接到通知，丈夫的角膜成功受捐，遗体也将正式成为“大体老师”。

那一刻，汤小霞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生命长度的计量单位，不该是时间。

汤小霞用新生的三十多年，

不遗余力地做公益宣传。担任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之友协会副会长和玄武区捐友分会锁金村大组长，她出现在南京大大小小的街道和社区，用最朴素的语言，一遍遍地重复：癌症不等于死亡。她还向大家讲述遗体器官捐献的意义：人死了，但还能救人。

汤小霞把自己的电话号码挂在公益组织的网页上，标注为来电者答疑解惑、纾解心事。清明时节，她的电话常在零点之后响起。太多对生死的困惑、对逝者的思念，在深夜里留下。“明天会有希望的。”汤小霞常常这么说。在她眼里，遗体器官捐献从来不是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而是在困境中播种希望的解法。

黑夜对于汤小霞来说，不再是沉默的。“很多时候，我会盼望铃声响起。”她陷入回忆。十年前的一天凌晨，一位海南的女大学生来电。她得了血癌。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只在夜里跟汤小霞诉说对死亡的恐惧。“她刚满19岁。”汤小霞清楚地记得。

在公益的道路上，汤小霞日夜兼程。她笑称，她用本该33年前就停滞的时间，又孕育出无数的时间。成为“捐友”后，汤小

霞不再担心生命的戛然而止。她相信自己会创造价值，直到最后一秒。最后一秒后，成为“大体老师”的价值，要另当别论。

汤小霞认为，意识才是真正的“主我”。意识消亡后，躯体便不再是她。“不如捐了。”她大笑着挥手。

器官捐献的科普，为她打开一扇门

跟汤小霞不同，谈美红（化名）是在一个充满热气的夏天得知遗体器官捐献概念的。那时，她刚刚退休。退休后，她仍然保持着一股拼劲，热忱对待生活。

谈美红有读报的习惯。在她眼里，读报，就是透过报纸这扇窗户看世界。她说，家里订阅的《扬子晚报》上看到遗体器官捐献的科普，好像为她打开了一扇从未有过的门。

2003年夏天，家族里年龄最小的谈美红，第一次把哥哥姐姐们召集起来开会。在听完谈美红的讲述后，家人们的想法出奇地一致：捐。一起捐。

哥哥、姐姐、嫂子、儿子、儿媳……一家12人，不同的角色，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面对记者的询问，谈美红总

是展现出最坦然的纯粹。“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想做一个好人。”谈家人选择做好人的方式，是完全地献出自己，不管是时间，还是身体。二十多年来，谈家人一直在宣传捐献的路上奔走，他们把自己的亲身感悟，讲述给过路人，努力让大家建构起真实、正确的遗体器官捐献认知。

什么是遗体器官捐献？“是指我们在去世后，自愿把身体、器官捐献出去，用于挽救生命，或者医学研究。”谈美红有些自豪地介绍。这段对她来说有些文绉绉的定义，从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一刻算起，她记了23年。

谈美红也承认，在进行公益宣传的时候，有些人并不能接受，她甚至会遭到质疑和抨击。

每当遇到这些声音，她就理直气壮地反问：为什么不会出现一件事，是纯粹的好事？为什么不会有一群人，选择做纯粹的好人？

十年前，大嫂完成捐献。2022年8月12日，谈美红的丈夫也离开了。不开追悼会、不用骨灰盒建墓土葬，这热闹的一大家子，静悄悄地做着好事。

谈美红知道，当名字在西天寺的碑上落下，另一段故事便开

始了，这就足够了。

南京市捐献志愿者登记总数已超9万人

3月27日，在第9个“南京市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日”来临之际，“生命的淡香·沐手敬书·江苏缅怀”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在西天寺的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林举行。

来自“捐友”发源地的玄武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每年都有为“捐友”和家属举办的公祭集会，每年的主题都不尽相同。今年，“生命的淡香”和“沐手敬书”充满了对生命的礼敬，以及对死亡的哲思。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南京市遗体器官组织捐献志愿者登记总数已超9万人，其中玄武区捐友人数有2229人，捐献人数518名，一家3人以上加入捐友的有26户。仅2025年一年，南京便新登记志愿者3000余人，新实现遗体捐献350例、器官捐献40例。

又是一年清明。汤小霞和谈美红相约去徒步踏青。故事结束后总会有新篇，死亡也绝非生命的终点。走在没有尽头的路上，两人都不觉得累。

“功德”被明码标价，几分钟内上百只甲鱼就被投入长江支流

揭开直播间“打赏放生”的生态隐患

入春以来，部分居民选择以放生的方式寄寓美好期许，但不科学、不规范的放生行为，极易对水域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破坏，甚至触碰法律红线。在一些网络直播间里，有主播把放生做成了“生意”，打赏越多，放生的甲鱼、泥鳅等水生生物越多，几分钟的时间，上百只甲鱼就被投入长江支流水系。

这样的放生直播，到底是善举还是闹剧？被随手投入江里的甲鱼，又会给水域生态带来哪些隐患？

在某短视频平台的一个放生直播间里，一大盆甲鱼幼苗被

放置在江水边。直播间的公屏上，放生行为被“明码标价”——打赏墨镜礼物代放生2只甲鱼，热气球10只，跑车24只，直升机则是60只。

直播间里实时在线人数超过1300人，礼物特效不断刷屏，主播一边连声感谢刷礼物的观众，一边快速从盆中拿起甲鱼，不断扔向江中。记者在直播间停留的短短几分钟时间里，被扔到江中的甲鱼就有上百只。

直播中，有网友提出疑问，“假的吧”“是不是水下设网兜住了甲鱼”，主播立刻转动镜头展示周边的江水环境，反复声称自

己正身处四川涪江放生。记者查询了解到，涪江是长江支流嘉陵江的右岸最大支流，属于长江流域重要水系。

直播间里还有不少网友发出理性提醒：“这么小放这里，根本活不了”“随便放生会污染环境”。

记者联系上一位放生博主。对方称自己可承接各类放生业务，放生品类涵盖鲤鱼、泥鳅、甲鱼、乌龟等水生生物。他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从农贸市场直接采购的，报价按市场价而定。放生地点选在安徽庐江县的河湖水域，会开直播为客户展示放生全过程。博主介绍，去年以来，他一共

放生了两万斤鲤鱼、数千斤泥鳅。

从农贸市场买来的甲鱼、鲤鱼、泥鳅，被直接放生到自然水域，真的能顺利存活吗？南京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张永表示，人工养殖水生生物通常难以适应野外复杂的自然环境，放存活率并不高。一旦大批量死亡，还会污染水体，危及野生生物。

实际上，放生未经检疫的生物也会给放生水域带来致病菌隐患。同时，盲目放生还会给野外种群带来基因污染的风险。

张永表示，任何一片自然水域的生态承载力都是有限的，盲

目、集中放生会让当地生物种群数量骤增，引发激烈的生存竞争，打破自然水域原有生态平衡。

记者发现，这些直播都打着增殖放流的名义开展。事实上，增殖放流活动有着严格的管理规程，单位和个人自行开展规模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的，应当提前15日向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此前，多部门曾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引导动物放生活动的通知》，要求依法坚决打击非法放生行为，进一步规范引导动物放生活动，切实维护生态安全。

央视新闻